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稗芻父較閱

未_巳十一月御史彭鯤化言掠遼之策有三一曰速充

國之疏七日報可事動經年人患其遲一曰實宣和之詔掛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也一曰斷宋雖議多功少其君亦時出獨斷疏人不報○漕運都御史王紀奏淮船搜括已盡蓋沿海人戶每造一船費可數百而官府額價不及百金輒稱催募又非平價人難樂從○贛晝劉國縉所募新兵一萬七千四百餘名分發鎮江清河防守一時迺散殆盡○遼左大雪

多凍饑經畧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
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

時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有奇糧
一百八萬石馬九萬疋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
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
七萬四千頭人糧牛料等費共一百三十六萬五
千七百九十九兩

奴擁衆入龍潭口結煖炒虎兔諸酋且往開鉄馱運
窖粟○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
色甚異○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本令黃把兔等謀入

犯朝鮮亦報奴酋堅守牛毛寨萬遮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煖炒虎憨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

東撫王在晉題齊遼接壤戍於遼者待食於東省官於遼者帶銜於東省休戚相關安危相倚遼之事卽臣之事也運官傳來遼報更密於京邸臣有概於衷久矣謹摘陳十要一曰嚴海禁臣見經略熊廷弼疏云營兵逃者日以百計五六萬兵人人要逃營管要逃雖孫吳軍令亦難禁止又民心無仇賊之義瀋陽已逃盡遼陽先逃者不復返見在者不能保其不

遼夫遼非四達之途也。山海關爲咽喉。守關而遼者安能飛度。然則軍民之遼將安之耶。遼於海耳。自海禁弛而遼人無固守之志。土兵不肯守。而募客兵。客兵又不能守。而調各路之兵。土兵豈不畏死。賊至而不肯相搏。以瀋陽爲死路。以海爲生門。開此徑竇。足以亡遼矣。然海禁所由開者。以通糴也。今齊淮諸商望遼。則覓搖神蕩。而遼人之望齊淮。不脛而思走矣。然則弛海禁。祇便遼人之遼。何濟於遼。查往疏亦止云。暫弛不許夾帶私貨。以杜通夷之竇。豈部臣亦預占其不便耶。南宋嚴禁閩廣淮浙海船舶商販。慮爲金

人嚮導在昔已然。及今禁嚴猶云晚矣。二曰緊盤詰。海禁嚴矣。曷云盤詰。他船可禁也。運船不可禁也。臣自入境嚴檄登萊運船不許夾帶。凡回空一一查覈。然與其盤於抵岸之時。莫若盤於下船之日。運軍得錢。何人不可攜帶。何船不可裝載。一登舟開洋。島可藏也。朝鮮可往也。江淮浙直閩廣可通也。何必登萊。此船不往。有他船接遞。何必登萊之運船。藏於島。則爲盜。入於內地。則爲奸。細散於江淮等處。則爲逋。逃。之民。奴酋之耳目。遍於海外。心腹布於域中。可往可來。孰禁孰止。歲月間。兵部疏已有出關軍士從山東。

海船迹散等語。然則金復海蓋之間。定當嚴飭監司。於運船回空開洋出海之際。查驗腰牌面貌。放行倍加緊切。有夾帶一人南行者。坐以重罪。則遼人有守土之志。客兵漸銷。而奴亦不得縱奸以窺內地矣。三曰。守金蓋今之策。遼者謂遼陽宿重兵。分布已定。可扼吭而拊其背矣。獨不觀項王之守雍塞乎。雍塞守而漢不能東。項王以爲可高枕臥也。孰知淮陰侯信走故道襲雍。而章邯司馬欣董翳之師皆潰。三秦傳檄而定。今奴酋之距金復海。蓋明明有正路。非若故道之爲紆徑也。奴如以數萬人攻遼。而以萬人襲海。

蓋則遼陽必不能兩顧。又如以重兵攻海蓋。遼師自顧其積聚。不得不發兵以救援。兵出而彼以輕師掩擊於途。遼兵畏奴如群羊。遇虎勢必奔竄。遼師潰而金蓋亦與之俱潰矣。奴兵每入犯。不能齎三日糧。故食盡則奔。到處搶掠。貨盡則奔。今以四衛之沃饒。踞我如山之積。此處可久駐以窺朝鮮。躡登萊。絕糧道。遼兵餒而遼陽非我有矣。今金蓋雖添設道將調戍兵馬。不識道將何時可到。兵馬何時可集。賊來如風雨。寅不待辰。似應嚴勅經撫三臣。就近分撥截其來路。防其奄至。多樹兵以爲犄角。添備以爲應援。全

金蓋卽以全遼陽數十萬人之命亦以保登萊天津數十萬鍾之粟。勿謂遼陽爲獨重而視金蓋爲緩圖也。四曰固山東遼待食於東省東省固則遼安東省足則遼飽。矧登萊爲江淮浙直之襟喉而清德爲水陸舟車之孔道扼要路則可以保障東南。列營屯則可以應援西北。今括枯地之毛以供海運。又竭窮民之髓以益新編。兼海內諸艱駢集之勞當諸路紛至沓來之苦。夫遼陽與山左非有星淵之隔也。攷之綱目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泛海至登州賣馬。漢人馬植馬政高藥師呼慶自登州由海道通金。金人遣使

入宋不絕。後使李善慶泛海至登。約宋攻遼。故道甚
背。蓋由登近而由山海遠也。今以入萬兵守遼陽之
一城。而以新招九千兵守山東之百十餘城。散如著
面之黑子。浮爲滄海之一粟。然兵雖撥矣。船器於何
辦。盛甲於何造。兵以實數加添。餉以虛名相應。如乞
食貧兒。猶持空鉢。三日無糧。兵不可聚。臣安得有點
金之術耶。再照旅順添兵一萬。無非爲保障登萊。護
持運道之計。查旅順係一小壘。恐不能容萬人。虜如
截糧道。則直抵海州。從海州直抵皇城島。不必遠繇
旅順。虜如乘風而犯登萊。旅順之兵不能揀援。且虜

之犯金蓋也。從陸而水兵在船，有難接應。旅順汎地止及皇城島五百里之內，未能護持。運道登萊形勢蜿蜒海中，面面皆海，須得水兵防禦。今水兵調發遼陽，而新募之兵皆陸兵，非水兵也。合無將旅順萬人分其半以泊登萊，與旅順兵互相會哨，則長鯨不敢跳躍，聲勢遙連金蓋，而山遼可恃以無恐矣。五日餌西虜，以中國攻夷，則我弱彼強，偶誑而我當其害。以虜攻夷，則地醜力齊，彼損而我受其益。故或激之使怒，兩斃而收卞莊之功；或挑之使爭，相持而收漁人之利。今建夷滅北關，而犬羊起狐兔之悲，腥羶抱

寇讐之憤。東漢校巴。西結虎賁。使之攻殺策之最上。不待智者而後辨之也。邇聞黃台吉差通事代叩願。將精兵七萬再起虜兵十三萬與中國出力誓盟。擒賊我不能犒勞而聽其與建酋相通。奴與虜和而遼之患滋甚矣。夫開鐵破瀋陽虛而賊不即攻。非真惕我之威也。北關雖平衆心未附。能制金白之命而不能結西虜之懽。恐強胡之議其後也。今以開鐵擄掠之財。厭虜部貪饕之慾。取之中國者。還結黨以攻中國。彼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有引類呼朋之勢。始投我而我不能收棄之。以資敵。徒殺彼而彼反納逼。

之以操戈。坐失事機。害將益熾。竊恐河東之棄地。盡
爲群胡秣馬之場。前門之虎方來。後門之狼復進。與
言及此。真堪太息。國家雖空乏。何有於數十萬金
之費。有如夷虜交訖。將來所費。十倍于此。可不及時
聯屬諸虜。歸我戎索。以從撫臣之請哉。六曰保朝鮮
朝鮮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蘇常相對。欲犯登萊天
津。由朝鮮爲最便。天護神京。亘此一國于汪洋大
海之間。其在建夷。則門庭之敵國也。往金人入犯。必
先結高麗。高宗卽位。慮高麗與金人通。命迪功卽胡
蠡使高麗。以間之。又令浙東總管楊應誠諭高麗王。

措措不受詔歲朝賀于金。金史每至必書其爲南北所重如此。今朝鮮以一萬二千人死敵而我僅以萬金恤之。以數錢之銀易一人之命。我之恩未能使之懷而奴之。威反能使之惕。建酋懼朝鮮爲心腹之患。必稱兵以去其所忌。恐金白旣亡之後。卽及朝鮮。我不能畢力以固其存。而且嫁禍以速其亡。萬一朝鮮轉入于建酋。則登萊失一面之藩籬。而江淮浙直添一面之敵國。此其所關。中國之安危者甚鉅。須持危定傾。多方存恤。練舟師于鴨綠。可遏烏龍新造之戰艦。演士馬于玄菟。可備王京不時之寇患。保朝鮮

卽保我封疆。旣不失同患相憐之誼。又不失以大字
少之仁。在朝鮮必感恩圖奮。奴亦不敢長驅以忘內
顧矣。七曰先激勸自奴勢彼得。而遼左摧城棄地。損
將捐師。國朝二百五十年來。有此勁敵乎。彼東倭
西播。有此屠戮敗亡之慘乎。曩議恢復朝鮮者。封伯
爵賞萬金。滅奴者當議通侯之賞。而僅僅拘泥常格。
彼李成梁。何以封伯。而不以賞成梁者。賞滅奴之人
也。都督劉綎之赴援也。臣任江西布政。力爲趣行家。
以無糧。括帑以贍之。在途乏食。又解銀以給之。乃千
百壯士以隨行。僅一二孤嫠以返舍。身塗草莽。悵馬

華之何存。血染黃沙，飽狐狸以充腹。當其深入也，破
奴數寨見。中國之有人及其身沒也，川兵二萬獨
當關而可恃。忠勇如斯，勞動如斯，尚靳半通之綸。
未聞萬戶之賚，無信賞信罰之成規。釀可迯可降之
敗局，何以慰九原而拭三軍之涕淚乎。臣屬都司周
義原非海上練兵之官，以義切急公，勉之使赴委領
登州水兵出關，應援清河失陷，人民一空，獨賀世賢
周義徐九思三人死守本官，似非畏縮者。寬奠喪師
以原奉將令，劄營搜山護糧，不卽應援，致被查叅。未
聞部覆華職，今竟以新官補缺矣。俸廩旣難重給。

公署未免那移行者如在途之馬。望萬里以奔馳。居者爲失巢之鳥。繞三匝而無托。夫廢官尚圖起官。見任忽爲原任。臣憐其妻子啼饑安得無一言爲義剖明出處也。其他非臣所知者。臣無敢言。臣不忍負緹負義而已。八曰恤軍士。客兵與士兵不同。客兵者撤妻孥離鄉井。非應募則調選而來者也。計歲月而懷歸。望天涯而念別。人情乎我必如家人。父子聯爲一體。而後可以結其心。亦必衣食豐盈。勝于故鄉。而後可以用其力。今也靡室靡家。載饑載渴。朔風凜烈。九月誰爲授衣。異域淒涼。兩歲不關家計。進則強奴之

暴畏犯其鋒退則尚方之劔必加于頸開鐵成關
骸之塚遼陽分人鬼之關乃漠漠悠悠誰爲顧恤西
兵抵通尚聞露處征夫枵腹徒令風餐且新兵之餉
儉于本地之糧誰肯辭本鄉之有餘就他鄉之不足
饑則思逃恐東方之狗鼠滋繁極則思變若涇原之
菜餒可鑒臣不暇憂夷虜而深憂禦夷虜之兵當事
者弗以臣言爲孟浪也九曰廣官僚昔播酋楊應龍
肆惡上州堅距海龍固自守之虜耳乃官軍分爲
六路督撫設有四員監軍督餉紀功司道十六員監
紀府州縣官士員兵馬三十萬而會計川湖貴費止

三百三十八萬七千餘兩。何兵多而費省耶。上之有督撫按監臨。次之有司道檣覈。下之有府州縣經管。官多則各持其柄。而無所營私。人聚則各獻其奇。而可以奏捷。遼陽用兵。夫餉紀罪核功。四院不得不委之司道。司道不得不轉行府佐。此二三同知通判推官。又多科貢出身。限於資格。賢者不得盡展其材。不肖者或因之以爲利。繇是錢糧積而收納不能。以如期。軍民竄而沿海不能以偵。營委多金於泥沙。滄海有尾閭之洩。暴白骨於原野。沙場有夜泣之冤。向使遼左不設撫臣。則河西之地亦俱化而爲夷。今東隅

雖成缺陷西路尚保封疆則設官之明驗也至於天
津爲畿輔門庭亦宜添設重臣握兵北衛神京
東捍旅順布置密而後可週乘虛之寇山遼兵勢亦
相聯絡矣十曰防冬令防倭以春防虜以秋今云防
冬者何也因南人之畏寒知北人之喜煖今冰雪將
凝人以爲虜怯冷也凍滑而馬不能行也夫然則部
印可封也兵防可追也孰知倭虜入犯以時而建夷
入犯無時先臣馬文升疏云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
兵分三路以備外侮竊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
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

人馬可行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
驗未聞冰結之時虜兵不犯也再查宣和七年十二
月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入攻北邊諸郡皆陷靖康元
年正月金人犯京師十一月丙子金人渡河折彥沖
兵盡潰壬子攻通津宣化門十二月閣門祇候侯章
齎蠟書詔盡發河北兵建炎二年正月金人犯東京
三年十一月兀术入建康其在東省金人徇青淄粘
沒渴取濮州陷德州撻懶侵濟南皆以十二月窩黑
陷濰陷青皆以正月總之強寇方張須切震來之懼
四特區測皆非豫樂之時今賊來洶洶手足便見張

皇賊去嬉嬉上下同耽燕逸。洞觀往事可不念清河
撫順開鐵之危。而忘臥薪嘗膽之恨哉。茲十款者言
出傷時論多觸忌。一矢口而尤悔隨之。然臣爲國
爲地方身且不顧。又何知臣罪臣者之爲介介也。至
於閣臣叩闕。天聽轉遙。司農仰屋。軍興罔濟。言官
落落。蹇諤無以效其忠。卿貳寥寥。官守多至曠其職。
營衛向俱未練。富民幾致一空。埒國事如弁髦。視
邊警如兒戲。倘明知其要莫之果。行時事安知所底
止哉。伏惟聖明爰采設誠而致行之。疆隅幸甚。

王在晉題留新餉疏云。東省議留新兵九千較之防

遼什之一。較之防倭四之一。地面廣而兵卒稀。何能
布置。然臣極知地方貧窘。經費艱繁。得此稍慰其無
聊。暫安於姑與。擬將州縣新集之兵。方多簡練。海上
無能之將。漸次更移。庶幾整頓軍容。旋修武備。不謂
餉兵之費。乃結尾於香稅也。夫香稅如有十餘萬之
多。前此置之何用。至今日乃充兵餉耶。自遼事興。利
孔百方搜括。前此何置之不談。至今日乃驟然充長
耶。臣等固知計臣之無已。非計臣獨精於策遼而忽
於策齊也。然而兵與餉相為有無者。也有餉則有兵。
無餉則無兵。此不可以虛語相加。亦不可以奇策相

難。泰山之有稅經手者非一官。稽查者非一處。委官報州州報府。府報司道。司道報院。委官之作弊。臣等不能保其必無。如以極多爲少。極有爲無。臣等亦諒其不敢。一經開報。俱有文冊爲憑。孰得而故減之。凡百支銷。俱有卷案可據。孰得而故匿之。香稅多不過三萬。而支額乃四萬。有奇。出浮於入。收儉於支。本省徒有香稅之名。年來反稱貸以補額支之數。倘不以臣言爲信。司冊具存。臣一面送部查覈。夫安得有贏餘以充兵餉哉。又安得有十萬以足九千兵之歲饗哉。山左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人亦知其所處。

之艱。然孰察其難言之苦。與之以石田不可耕。授之以餼。僕不可使。安得不呼號。君父以希一體之恩。萬一呼號不應。事至危迫。安知不轉爲求無不得之時。臣等不能爲檀道濟之量沙。寧不效申包胥之墮涕耶。本省兵餉無煩再筭。只得分新餉之半以濟遼。航海爲兩顧之計。存新餉之半以養兵。守土爲自固之謀。蓋州縣招選之兵原題於加編地。畝銀給餉。而今日留用之兵固山東卽所以衛京城也。山遼一體並重。畢天下之力以全遼。遼尚不能以自立。留齊之餉以存齊。齊尚出其餘以爲人。以連歲不登之

齊民不堪命之齊人已兼顧其所以爲 國家效力者至矣盡矣倘舍此不從而徒托空言以飽士臣等卽能以添兵之 令還之 朝廷而不能以旣集之兵還之間里兵不可弄內患且虞其决裂詎遑計外寇之加侮哉伏乞 勅部酌議將新加山東遼餉二十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四兩零扣留一半於本省養兵餘濟海運施行○夷丁鬼兒馬漢等二十名逃匿黃骨島居人岳善友家催覓漁船送至天津誤送登州被獲巡撫王在晉題請行經撫二臣嚴加防範諭禁覺察

十二月王在晉題減免牛隻疏云人身之有指臂也愛指者必不傷其臂衣之有表裏也襜表者必先健其裏遼左之與東省猶指之有臂而衣之有裏也論疆隅則彼此並重論安危則彼此並急無九泥之可封有一葦之可渡今之緩視齊者猶之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故謂之安而不知火之將及也自遼受侵而齊之迫如救焚紛如治絲有一不與遼同患者乎無兵而以爲有兵兵之赴調者數無餉而以爲有餉餉之轉運者繁無財而以爲有財財之搜括者盡且請兵而留無餉之兵加賦而科無

田之賦。齊事之難。若此籌。國者亦宜憐而少寬矣。柰之何。而有一萬二千牛隻之加。派於東甯也。夫東省從四十三年。大饑。人類相殘。天親不保。米粟盡。而烹頭畜。頭畜盡。而剝草根樹皮。草木盡。而啖及於人。人相食。而父子夫婦。悉供嚼噉。饑民圖猶在。御前。豈民間尚有牛隻。乃舍牛而食人之肉耶。四十四年。又荒。臣查兩院會行。亟撥耕牛。召佃。而牛種已盡。乃動官銀於他處。買牛給散。而領犢甚稀。兩年來牧養幾何。孳息幾何。田畝之拋荒者。未盡闢。人民之逃散者。未得歸。東省之多荒田。匪獨民稀之故。亦以有田。

而無牛之可耕也。今歲之荒，東兗幾成赤土，牛無草料，半歸餓死。民間正苦無牛，朝廷忽有括牛之令。此處之牛既稀，他方之牛必貴，不得之本方而欲買之他方，且他方亦買牛起運，安能買別省之有餘給東省之不足？庄家即稍畜牛隻，一聞括牛，恐官法之苛取，必將盡化為烏有。無牛而東省之田益荒矣。田荒而國餉遼餉，併浮海轉輸之餉，益付之不可問矣。青濟登萊四府疲於海運，萬姓憂生，東昌兗州即無海運之煩，而今歲運河淺澁，職官露宿河壩，丁夫胼胝疏濬，拮据五旬，未遑勞止，數千糧艘得灌輸於

京皆竭。兗東二府之民力目前田賦無償。人民思竄粒米如珠。野多餓莩。窮民挈其子女。轉鬻圖存。安得令其賣子買犢以應。公家之急耶。且物力有限。馬代步必不責之代耕。雞司晨必不責之司昏。今東省既責之供海。又責之供陸。是有司昏之雞。代耕之馬也。恐併代步司晨而併廢之矣。夫牛隻之全備。未必仗以存遼。而先以山東爲殉。東省之民。何不幸而生斯世。降割若斯之甚也。據稱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庫貯起存銀兩。查庫貯錢糧。見徵者已解。未徵者尚視田間之寸草。今冬得雨甚遲。麥多未種。其

能括地皮以供牛價否。無論無價卽有價而萬二千之牛。何處覓買。何法立辦。限以二月三月。取之如寄。遼臣索牛。經臣卽如數與之。經臣索牛。餉臣卽如數。派之臣等卽如數。以責成司道。司道卽如數。以督責府州縣。而空拳搏虎。終屬虛聲。塵飯救饑。何裨實用。迨至呼牛無牛。無論住俸查叅。卽褫斥臣等。亦何救于緩急安危之數哉。故臣等寧冒控以受抗。令之罪決。不敢輕諾。以貽誤國之禍。伏念六合之內。孰非王土。勞逸當均。今近地疊受艱繁。貧土不勝紛擾。當存一綫之生脉。以拯萬姓之顛危。有援山東之

例請寬請減者。只問彼處曾否有人相食之饑荒。曾否有歲不停之海運。其口自塞萬無水陸轉輸舟車泛駕併煩一省之理。朝廷以公道使民勞而不怨。當事者聽言思理。必不以臣等爲推諉矣。咄咄東方溝瘠相望。卽海運添至二十萬。俄而改議三十萬。分外又議添召買三十萬。當粒木狼戾。不能取盈。至糞田不足。反至加倍。強之不顧其安。言之不必其竟。當事者亦惟計窮勢迫。出於無聊。臣等非不體亮。慨欲驅子遺以殉。而殉無可殉。則臣等之計窮勢迫。又不得不望於當事之體亮也。奉旨下部覆准減十

分之一先儘其六照前限月日出關餘三分陸續解補牛不足以驟驢代之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為 泰昌元年

正月奴酋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夷數報伯要兒抄花等與奴歃血約虜從三岔河迤東截漕船○奴酋從清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撫順地方○朝鮮國王李琿以奴酋索和來告并報欲犯寬酋鎮江地方○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兵貴精之說牢固不被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江百當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攔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

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何能濟

二月兵部奏援遼兵薊鎮一千六百保定六百寧夏一千祁魯二家各一千起陞廢將焦垣韓完卜達奇策李愈茂魯應熊各招家丁五百刻期出關

御史馮三元題遼東水陸兼輸召募並用一歲之中財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何進守者纔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使期年而守鉄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寬奠畿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秋潦易盡此立整之術耳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臣所知據其告病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乞簡素望可任遼事者四五人一旦有急取資左右不致張皇而失措矣

王在晉題免召買䟽遼左失事以來封疆有至急至危之勢餉臣有萬難萬苦之衷此時即有恤民之心不得不體國之急臣等凡可效其涓埃其寧愛夫狗馬惟是規爲出于衡度之外議論入于渺茫之鄉揆理度勢萬萬不能又臣等所爲動色而却顧者昔海運之議自舊撫臣李長庚始當時止十餘萬耳三

復餉臣撫東疏咨稿而知餉臣之軫念東人者至也。餉臣一去齊而失哺之兒。慈母豈其共視。未幾而有海運二十萬之疏。又未幾而有海運三十萬之疏。又忽加召買豆三十萬共足六十萬之數源源而來。視昔且六倍焉。豈昔之難于十萬者。今顧易于六十萬乎。豈難于豐稔之年者。顧易于饑荒之歲乎。軍國大事。臣等不敢以臆見相持。第以餉臣之言。還而質之。餉臣豈自言而自悖之。不過曰前後之時勢不同耳。夫遼左之時勢。今昔雖迥不同。然山東之物力難易。則非有異。且三路未敗之先。兵非不衆也。兵非不

待食于東省也。舊撫臣所不能爲者，臣等何以獨能爲？臣固知餉臣之萬分無已，而姑條派此兵餉之數耳。顧紙上有餉而遼左無餉，何濟于遼？此餉臣之責也。餉臣能多派而不能多運，則餉臣之自誤也。臣不忍餉臣之自誤，而因以誤遼也。將謂道臣陶朗先極力擔當而朗先謝不敏矣。夫朗先雖才亦人耳，豈真有神輪鬼運之術，豈真有挾山超海之能？今當莊嶽之衆咻而悲揚子之岐路，萬一運不如額，則道臣無所逃罪。餉臣以此責備于道臣，將重違其獎借之初心，而道臣之擔還歸于餉臣之負荷。及今日言之，餉

臣尚可區畫以分属于他方。今日不言至誤事而後言之。即同詞以請罷斥於國事奚賴焉。餉臣疏曰山東派數較多者蓋緣山東海道最近。臣請竟其說昔年征倭山東海運總加至二十二萬自登州運至旅順五百五十里。繇旅順至義州彌串堡交割一千一百里。合之僅一千六百里。而風礁險惡甚難。汔濟查閱舊卷今日報某船被風。明日報某船閣淺。舟子填于魚腹。遊魂泛于波濤。天風起于倏忽。性命懸于剎時。地如彼其近也。運如此其難也。今議海運俱至蓋州。蓋州套窄小淺灘形如半碗。而碗口礁

石峪岬勢同攢劔。必小船方可進入。而所泊僅可二十餘隻。又必堅厚小船方可冒險。一入之後。水退撞礁。每虞滲漏。大船裝數百石者。可入蓋州套乎。合青濟登萊四府之船。可盡泊于窄小之淺灘乎。蓋套不能盡容。而使各船蕩漾于巨浸之中。或仍退歸金州交卸。則進退兩難。而嘗試于蛟宮鼉窟之間。恐馮夷不能時時效順也。蓋州距遼陽止三百餘里。登距蓋已三千餘里。其去萊則甚遠矣。其去青濟益遠而不能以程計矣。茫茫何有去莫窮其底止。一運而兼幾運之程。一程而增幾程之費。臣等方有望洋之嘆。不

知其近也。今歲苦旱，民間之田畝荒矣。瓶罍罄矣。因無米而改折漕糧。因改折而反增海運。暮四朝三。所以悅狙者加之疾矣。夫漕運者，運軍自駕船領兌。我只憂無米不憂無船。今歲饑而米安在也。米即多方轉糴而船安在也。問船則問之水濱。計餉則計之筆舌。六十萬糧須船六千隻。每船計桅木二根。必有一萬二千之桅木而後可駕六千隻之船。山東向無木植，亦無船廠。遼餉地輸陸輓，尚急牛車。詎海餉浮虛駕空，可緩船隻。必海輸而後能陸運。必船到而後可車載。既無凌波飛渡之粟，安用盤山過嶺之牛。故今

日以造船爲第一義。以車運爲第二義。不急船而急車。難視陸而易視海。遠視三百里之遼陽。而近視數千里之蓋套。則臣之所未解也。至于召買三十萬之說。則須餉臣。及遼臣。另爲設法。召買非道。臣之所能。任何者。商非東省之商也。旣謂之商。則聽其自來。自至。而非可以法令拘。臣等之令。能行于東省。而不能行于他省。臣等之搜粟。能行于受田之民。而不能行于遠地之商。今之所云。召買者。將曰。召淮南商乎。淮南商懼東省之留船。無出塗之想矣。更懼遼左之貼危。無涉海之思矣。將曰。召遼商乎。我未必得遼商之大利。

而且虞遼商之大弊所謂大弊者挾逋逃而來匿硝黃而往是也。臣等於召商一事悉心以問屬官謂該道揭示經年多方招諭並無一至該道極言其必不可招不得已而有淮船運糧至膠州起運至昌邑搬入海船之議。竊恐淮船既運糧入海未必有用而不盡之船以供山東之運淮船不過成山海船未必即至昌邑。然則三十萬石之召買不幾爲盡餅乎。山東地方必不能召買道臣原無招徠之法必不能擔當。臣等必不敢飾雷同之謾語以悞餉臣而重誤軍國也。至于山東添運三十萬揣訪殊不能承。然事關

國計當盡力以括全齊之粟使婦子負戴于途牛馬轉輸於路運至海濱以圖接濟倘有米無船以至候運則其責又不在臣等也當事大臣虚心觀理共期匡濟仍勅工部速爲造辦船隻轉發山東領駕渡海其登萊青濟四府旣任煩難之海運希免重疊之加編懷之以恩而後可攝之以法鼓舞人心令其樂于輸粟寬民力以濟遼陽固今日揀時之急著也熊廷弼揭稱自開鐵失後九十月以來煖鬼炒花伯要兒等營住我內地絕虜糧食人畜報無虛日甚至東入清河二百餘里之遠三總設防虎皮驛一帶去

掠所甚近若罔聞知趣之前進始各挑兵堵截于丁
字泊地方斬獲四十六級。朝議以爲挑釁不知日
來爲西虜擔愁費想如長寧堡報虜以萬騎南搶星
夜調李懷信于首山迤南賀世賢于遼陽近北及虜
退而又以汎懿之報調兩帥回北以驅之空疲勦東
賊之人馬以禦西虜而且得開釁之疑尋思五六月
間馬林守開原宰媛諸酋哄林助兵殺賊撫院力持
不許乃林竟與徃復講折恃不設備而開原遂陷此
西虜之情也。與我一心者莫如金白兩酋當擒宰賽
時即遣原任遊擊馬時楠同夷使徃諭以擄罔之故

激煖炒報復而兩酋以煖炒畏賊激之無益又求虎酋求援而兩酋以虎墩無情求之無益繼遣萬里侯往兩酋仍不聽繼又遣馮時楠往竟與北關之難此又西虜之情也。開鐵旣陷關路已斷通使殺盡僅存兩三人開鐵兩道初遣祁科挑激炒酋不動再遣張戶長往竟没于虜至于虎酋屢次遣使竟不見面卽王世忠遣家人齎禮物看金酋孫女而虎酋亦不見面與之以諭帖推無識字漢人竟不觀看此又西虜之情也。况查鎮靜堡各報西虜遣送奴酋皮物馬騾講放宰賽且與賊約當宰馬歃血同盟奴兵搶遼我

兵犯廣其一情節並日月皆在丁字泊斬獲之前
繇是觀之西虜之有二心于我久矣豈以今爲覺始
耶○廷弼揭本兵黃嘉善報出關兵七萬僅少二千
請開除開鐵失亡併募兵汰逃之數目今半個殘遼
見在旦夕死生中而悠悠然似極緩極太平而不必
過忙者至語之以用李氏兄弟催三路出兵庇各處
失陷之罪沉匿清河開原勘案致監院屢催不發惟
勘功則發之安視經畧下詔獄而竟縱兩帥于私第
不忍重言以聲其罪遼事已失誤至此請此後勿更
伎吾猶自以爲勞也○御史彭鯤化言樞臣萬千誤

國留用再三非宜給事中官應震言樞臣蒙面見
朝樞務承肩宜力合詞以攻嘉善嘉善不去

巡按王陳庭疏稱熊錦楊于渭卞爲鵬領贄畫新募
兵皆籍于南衛者李如栢遺下內丁右翼營趙率教
所領部兵皆籍于廣寧者俱遼兵也無幾而熊錦報
逃者一千九百餘名揚于渭沙汰及逃回者一千五
百餘名卞爲鵬沙汰及逃回者二千六百餘名李如
栢原遺內丁報逃者四百七十餘名趙率教報逃者
四百九十餘名朝從戎伍暮返故廬自往自來隨心
隨意何憚而不逃哉

兵科薛鳳翔疏云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據備禦熊錦節次稟報猶云兵以往家過節開春再來爲言繼則以差役煩苦哭聲震天即趕回覆去無復存留矣甚有鎮江等處盡隊而逃將官不敢報矣於此而爲亡羊補牢之計必速出關之兵以補營伍之潰亟講訓練之術以正脫逃之法劉國縉素負才名衆皆推轂胡爾碌碌無奇今既不能盡拘逃兵合無重處一二首倡者責其按數補伍即以海蓋道將以作四衛之防或可帖然無譁也○熊廷弼亦報新兵全伍脫逃乞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臣因是而嘆

以遼守遼之說誤。邊誤國而人卒莫之悟也。夫其初爲此說者，爲用遼人地耳。乃憚于征調者艱于措餉者樂其說而演之，以爲遠征不如近募也。圖存不必遠求也。遂因是以緩于征調。今其說屢試不驗矣。所云不如近募，不必遠求者，亦可以退而止矣。戶科李奇珍疏言以遼守遼之說，樞臣黃嘉善謂人有丘隴廬室，各涵血氣，心知豈其終不可爲兵似矣。顧海蓋清鬢，家舍宛然，非有千里從征之苦。况值寒冰慘烈，未有強敵壓境之虞，而忽成鳥驚獸散。此輩果堪爲兵否。兵旣不能取辦于遼，勢必不免借資于

調乃各有鎮兵之在通州昌平天津者經臣欲調之以出關。乃應募之兵有先索不出關之照身而後行者。夫親上死長總此一心未有不能外援而偏能內衛者也。今宜速勅練兵徐光啓就中揀其驍健者團練備戰。摘其孱弱者悉遣爲農。與之以逃爲散而廢法于下。何如以汰爲散而法行自上也。

遼人習甘言而怯強敵。又生平習懶不能任勞。晉在關修築邊牆募遼人做雜工。曰吾不能勝拮据也。用之爲兵非逃即降。是以任遼事者調募皆難。戰守匪易。用遼人誤遼事近事可徵矣。

火陸

泰山青神龍于正月初九日口中吐火并各屬風霾
災異撫臣王在晉奏報天人之際感應不誣 人主
有淑慝 上天有災祥 上天有喜怒 人主有昭
塞漢重天官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劉向治穀梁春秋
數其禍福轉相規切蓋 人主所畏惟天天不言垂
象見吉凶以代之言敬 天而災轉爲祥禍轉爲福
天心仁愛視 人主之轉移何似耳 祖宗朝凡遇
風霾之變輒申嚴邊備自奴酋作難以來風霾示異
匪一東土近遼數月間兩見矣煙埃蔽天隕土爲
君臣道乖之象天發黃塵四塞爲兵革亂離之徵變

異昭然步占易測然臣等不論占驗何如第以民饑
歲饉之後雨稀雪少之時晚麥初芽遽遭土掩混濁
之氣成屯生息之機漸否三農春事無望麥色之油
油矣臣等正欲具題忽聞泰山青龍神像口出
火焰通查志乘爲從來未有之異夫神高二丈則非
人力可攀躋法像莊嚴則非人情敢戲豫巡邏嚴密
則非人踪可潛匿火從何來乃炎炎忽從口出可怪
孰甚焉青濟之墟以泰山爲鎮詩曰泰山巖巖魯
邦所瞻以山川宣洩之秘靈爲海岱休咎之先見凡
物情所格政治所通有響輒應以今觀齊事之艱難

如火之益熱矣。衝棚在野而傳烽守埤之無人。彫服從戎而鳴鏑流磻之未息。是焚林之災也。餽糧在衆望蜃市以鳴槩箕斗空懸。渡蛟宮而輪粒。是沸鼎之煎也。問閭括窮土之毛加編至再。笞杖流凶年之血。疊比無休。是炊骨之征也。奪牛而存焦土。田峻罷耕。截流以繫行舟。長年屏跡。是燃眉之急也。焚將及幕。而不知其危。焚且加薪。而不虞其燎。是厝火之危也。被髮以捄鄉鄰。不辭昏夜閉戶以踈同室。未見纓冠。是焦頭爛額之情形也。且西方毘盧之殿。金碧輝煌。而東方青帝之宮。錙銖抽索。針頭削鐵。誅求及衆施。

之金錢佛面刮金饗兵藉十方之香火。官僚之供應于斯。軍民之衣食于斯。凡典禮工費等項靡不取給于斯。而又科餉以爲地方之衛也。神不能分身以應。不難捨其身付之烈焰。以息無已之求。意者神明有佛然欲吐之衷。勃然不平之憤。燥急心熱。乃披露于口。以令人之悟乎。雖然。泰山非一方之首望。而天之東柱也。羣靈畢集。氣化攸先。天子四望。懷柔百神。而岱則首稱焉。其災祥關係天下。國家之大而古來災異徵驗。臣等不暇枚舉。箚鼓聽聞。聊舉其祥如雲。成宮闕兆災祚之中興。石然八日。識石虎之

殞滅。至靈至異。非諸山可摹擬。其萬一者。今青龍爲
鎮方之神。神火爲離明之焰。山曰岱宗。門曰配
天。所關詎尠小哉。火主鬱鬱而不宣洩。則醞釀以
至于焚。今朝政之鬱鬱何如。欽點之閣員。遷延數月。
行取之科道。淹滯八年。九卿六垣之印信。半置塵封。
連章累牘之奏聞。益高天聽。泉石多沉淪之侶。
廟廊懸虛曠之銜。在內之人。情鬱甚矣。九邊之兵
馬。半抽而折衝上下之魚書。踵至。四海之芻糧。再倍
而中澤哀鳴之鴻鴈。無歸。輶蹄盡而無可望之菑畲。
于壯空而無可徵之庸調。官民總屬難支。人畜與之

俱困在外之人情鬱甚矣。肅殺盛庚辛之氣。荒蕪拋
戊巳之屯。珠犀充甲乙之帳。介冑爲癸庚之呼。於是
少舒其鬱于丙丁。乳虎潛伏于深山。長蛇吐氣于巨
澤。燕雀怡愉于處堂。羽林之飲飛不練。而勾陳之備
虛北門之鎖鑰。猶懸而玄武之權失。於是先示其變
于青龍。天子者。天地神明之主也。使之主祭而
百神享之。今郊廟不親。幽遠難于感格。山川失職。
水旱見其頻仍。自古國不用賢。則火焚庠序。歲有
饑荒。則火焚庫廩。師衆莫秣。則火焚軍壘。然則君
不躬親祭享。可望百神之垂鑒哉。神之吐火。其必有

以感之矣。人主雖至貴，倨動之以切身之利害，傷之以剝床之聲勢，靡不憬然悟，翻然改圖。今以一介之蠶夷，恢張樹敵國之勢，暴厲成跳梁之形，鬼哭神愁，而如白日不驚乎魍魎，獸奔豕突，而欲安居以却乎豺狼。天下者，二祖沐雨櫛風，百戰經營之天下。聖子神宗，盤龍踞虎，萬世相傳之天下。國勢如磐，雖似泰山之難拔，然聖心匪石，何難一念之轉移。今遼東正值用兵，猶火也，青龍吐火，其應當在東方。朝廷泄泄以忘天戒，則夷虜虐焰方張，為東事燎原之象。我皇上能惶惶以修厥德，則強

尊不戢自焚爲東夷殄滅之徵。禍福惟一念之轉樞。而善惡乃隨人之逐嚮。今日聖躬修省之急務。莫先於敬天以勤民用人以圖治散財以得民。以此告之。秦山之靈。定脉脉爲之昭格焉。昔神降于莘。而虢公奉社稷以聽命。社妖于睢。而宋襄用鄆子以釁成。是以怪益怪。而以異成異。神明之所以警悟。陛下者必不其然赫赫。天威萬無以爲尋常之災。而第責臣工青衣角帶之修省也。除臣等待罪東土。率屬嚴飭兵防虔修補過外伏祈。聖明省覽幸甚。巨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工部發

細藥五萬斤又續運硝黃五十萬京師戒嚴分兵列
營防守○奴收江夷爲用窺海道經畧以兵力稍集
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未敢深入佯誘虜脫河西徐
圖乘敝奴釋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
引輕騎出沒至發僞勝招降詬侮無狀

先鐵嶺被圍有蒙古酋宰賽率領二子副將四名
併萬餘騎戰敗斲二子被擄其副將一即奴妻兄
蓋奴曾娶蒙古女爲妻至是奴酋因其妻兄誘脅
宰賽部落驅牛馬相從本酋諸部悉爲服屬

薊遼總督支球言滿旦阿暈前雖助逆今悔罪請復

舊賞○南戶部主事牛維曜言奴酋之必敗者地瘠人貧惟貂參是仰絕貂參之市奴可坐困

四月諜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總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抄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改贊畫爲監軍并添設金復道刻期赴遼

部文倉穀各糶一半將銀解部東省穀共積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石有奇撫臣王在晉奏東省地土多荒歲時浮饑年穀順成未見篝車之滿青災偶值即嗟溝壑之盈有穀食穀無穀食人天下未有人相食之事而獨東省有之是穀者民之命也留穀者即所

陳
諫
倉
穀

以留民之命也。海運層累遞增，登萊青濟之產粟勢必果遼軍之腹，而東兗二府又括牛以廢耕，廢耕而賦無所出，青黃不接之際，年年發倉賑濟，捄飢惟恐不贍，安有餘粟可糶銀解部乎？他省無海運，或可割其半以饗邊，東省有海運，自當存其餘以備用。若槩從一半糶銀之例，非所以備齊之飢，亦非所以備遼之急也。奉 旨免糶。○兵科薛鳳翔叅登萊副總兵熊大經一味恇怯，人地實不相宜。巡撫王在晉疏請調漳南副將沈有容駐登州防守，有容在福建所收降寇袁八老等數百人，出沒廣洋，如履平地，賫銀三

千兩檄有容挈帶隨任越歲抵登一可兼十奴不敢
興渡海之謀矣○御史周萬鎰疏稱登州抵旅順原
無大洋順風揚帆頃刻可到聞奴酋用事多南人習
水戰彼扼于遼陽兵不得進安知不以烏龍江之船
從登萊入犯乎頃山東撫臣王在晉按臣陳于庭疏
請增兵增餉皆忠盡之極思老成之長慮非但爲東
方計也○御史劉蔚疏稱熊廷弼雖忠義勇敢而無
米難炊腕中可慮萬一遼陽失守水陸並進北圖薊
鎮則薊門驚而中陵京危東走登萊則山左驚而中
原震即有黃金予萬將安之耶

戶科官應震疏云金復海蓋四衛乃遼陽第一膏腴地我之糧草全屯在此倘賊以二兵綴遼而以銳師襲取四衛則糧去勢蹙雖欲不棄遼陽不可得矣

朝廷刻下宜遣一大臣督一大將屯重兵守此四衛交四衛之士與此一臣聽其自爲設法防守訓士屯田不必一一經熊廷弼但聽廷弼節制此有四說一則防奴酋以兵綴遼陽使遼人不能救四衛須此四衛自爲戰守一則防遼陽失事有此四衛之兵可牽奴酋之后不敢直趨梁道攻廣寧一則護我糧草不至有袁紹烏巢之事一則此兵有海爲后門可以障

登萊一路但令東撫王在晉早早招習水兵以爲接濟他日有無限用處今尚未可盡言耳

戶部覆餉臣派運淮上則截漕三十萬山東則本色六十萬天津則運漕并召買三十六萬兼以協運薊永二十萬共五十六萬總派之海者一百四十萬而派之陸者尚六十餘萬量地分派可謂曲劑又如遮洋總從淮開洋則成山設有嚮道從淮抵膠州起陸至昌邑歷河入海則多助登萊船隻以便協運趨夷避險可謂周防餉臣一片爲國苦心至矣盡矣乞勅淮上總漕山東撫按各照派運數目作速預辦如

議遵行○經畧熊廷弼因錢糧竭盡差官恭捧 令
旗令牌到部催取如錢糧委果難處希貴部亟跡停
罷此後退守山海天津登萊一帶免外因內訌陷人
于死地亦便計也○兵科薛鳳翔跡叅危遼兵逃當
問馬死有因兵如劉國縉之全伍脫逃馬如閻鳴泰
之飢死過半隳軍容而損 國威惰職業而恣暴戾
莫此爲甚乞下 嚴旨爲後來者警

三次
加編

戶部等衙門齊集中府會議遼東一年需餉八百餘
萬而兩次加編每畝七厘不過四百萬近查湖廣議
調土兵動地畝銀一十八萬而浙江而南直而山東

陝西等處凡有調募俱云動地畝銀兵部續調馬步
兵若干安家衣甲又議動地畝六十餘萬即使地畝
加派盡行解到遼餉尚少一半乃四分五裂各分支
取其餘有幾今議每畝再加二厘約將一百二十萬
內分二十萬爲工部器械之用其一百萬爲兵部安
家馬價之用總計前後通加九厘亦時勢之不得已
耳奉 旨通行

巡按王象恒疏云近日畿內募兵赴遼如就死地今
又取之州縣里閭之驛騷震驚又不知如何聞山陝
之兵自西而來者婦哭夫子哭父仇儻之狀至不忍

奏

聞除正額給銀之外里甲幫貼一人不下數十金況
畿民習遼之情形其難又有甚焉者查部中原題北
直河南浙江山西陝西五省共兵二萬皆赴內地訓
練每省祇該募兵四千今畿內八府忽改爲獨募
二萬與原題已不相蒙又改而爲援遼與原覆又不
相照該部何以前後不同而更朝夕改如此也職不
得不慮其所終矣

五月王在晉題東省海運之艱臣等纍纍千百言具
陳前疏即餉臣前歲撫齊疏中所備述者也今當事
者不信臣言而信餉臣今日督運之言臣等具題

下部之疏該部不自主而仍聽餉臣之主議是臣等
可以不題而明旨可不必下部矣。夫山東海運六
十萬從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即三尺童子皆知其
不能登萊道極力招商。終歲竟無商至。天下軍民皆
有籍惟商無籍。本方之土著有定在。惟四至之商販
無定在。商亦人也。雖愛財亦愛命。視遼如刀山劍林。
視浮海渡遼如揚湯燖毛。彼遼中新募之兵。挑選于
鄉。籍名于冊。且驚惶潰散。不知所適。矧以儻來偶至
之商。安能勢驅術使。法繩利誘。使之方舟結紵。運粟
以輸塞下哉。是召商之令斷不能行。而臣不敢終持

不可行之說。誤軍興之重事。奉 旨之後。臣即親至

登萊集道府各官面議。曰今日之餉。遼不得。不可聚

兵。兵不聚。不可存遼。遼危而危及于

宗社。此何等

大事。可容推諉。部議委曲以完其數。所謂委曲者。或

于窒處以闢支岐。或于絕處以求轉徑。今不得不舍

商以責成于民運矣。于是又召民而諭之。曰爾有粟

勢必發糶。今商途絕矣。加值以糶于民間。已奉 旨

矣。加值糶買。加值轉運。或不病民。而民不願也。臣再

四籌之。自遼役繁。而事事皆非民願。事事皆強民之

必從。又不得不以加價糶運責成于官矣。于是登萊

濟青四府分定起運數目登萊任其多濟青任其少以登萊近海而青濟遠也此皆道府酌量分派非臣一人之私議也然臣雖強督諸臣分任其事而感額以憂運數之多真有萬難措處者登萊之間有米要換銀錢此以穰歲言也去歲止萊屬稍收而各郡多赤壤乞得皇恩改折漕糧倉米二十一萬而今且海運六十萬是求改而反增避河而就海人情乎所憂在米矣部議淮安造船五百隻每隻不過載米五百石大者數百石此爲裝載三十萬之計耳且擬分撥天津而非盡發登萊亦奚當于山東之全運耶臣

檄各屬分行僱募而船戶逃匿或僅以年久不堪之船索高價以應急需然則六十萬之儲安能飛渡所憂在船矣。每船用水手大約二十餘人四郡起運大小不啻千船須用二萬餘人東人向不習海登萊水兵無處召募且往浙以厚餉招呼安所得長年之能涉海者乎所憂在水手之難招矣。餉船出海每船用桅木二根每根五六丈山東原未產木大木必買于瓜儀蓬柁鐵貓篋纜等具必買于南直水不能通則繼之以陸舟不能運則續之以車凡百難致之物不脛而走皆藉人力轉移所憂在船具之難辦矣羊頭

凹一帶路徑不一。或出而由大洋。或入而經沙淺。自宗島至北套。猶爲淺澁。時或鯨鯢爲厄。魚龍作難。頃刻而蒼漭爲昏。須臾而風雲立變。昨不知有今日之存。且不能卜夕時之命。所憂在地險矣。清明前有出洋之忌。四五月有颶颶之颶。一至交秋。風逆水落。如去歲天津之舡。停泊于利津。起剝于樂安。寸步不能前進。所憂在天時矣。登州至蓋套。萊州至三嶺。牛地各三千餘里。涉歷礁磽。間關天塹。坎險難言。今萊州至蓋甚遠。青濟線登及蓋更遠。二千里路無窮。而時有限。或不能爲南運青濟之。三船僅當登萊之一船。

青濟之一萬難于登萊之二萬其轉運之艱如此。蓋
套窄小不能齊進。此船候彼船之交收。後幫俟前幫
之出港。倘多船併至。無可停泊。即使陸續開洋。風候
不齊。勢難循次。暴雨疾風之時。至驚濤洄浪之無休。
海無繫纜拋锚之處。時有蛟蜃蠶颶之驚。且起糧交
納。弊役需勒。時日稽遲。以急急行路之期。爲徐徐坐
守之日。其交割之艱如此。瀕海州縣多繇河入海。或
距河三四百里。一線之水。時通時塞。原非灌輸之地。
向無疏淪之功。逢灘則淺閣。遇涸則搬移。斑白負戴。
牛馬輓芻。重蹀繭足。驚黑憔悴。孰爲憐憫。其出海之

艱如此。米豆下船。旣防船隻之滲漏。又慮榜人之偷盜。且官造之船。版枋未必厚。丁灰未必堅。程工急。則造作必屬倉皇。船數多。則彌縫必多粉飾。數百石之糧。係于船。二十餘人之命。寄于船。一有損壞。則黃泉不能以寸。人鬼自此分途。其防範之艱。又如此。夫海運若是其艱。若是其可憂。而其究有不可知者。四東省游荒。一遇雨暘愆期。便艱粒食。藉使地無餘產。安能民有餘糧。此歲時之不可知者也。泛汪洋之漚。則風唇司順逆之權。輪溟渤之糧。則天吳擅盈縮之柄。必滄海所不收。而後可供我軍之嚼。噉。此天意之

不可知者也。近因加編至再。文登寧海等處之民視此磽确荒阜。直同敝屣。棄田不耕。撤家不顧。臣等極多方之撫恤。挽旣散之民心。藉令民竄田荒。賦逋額訕。將何起運。此人心之不可知者也。建酋得江夷爲用。履海如夷。走死如鶩。萬一駕烏龍之棹。泛橫海之舟。阻截不必多人。震撼皆能奪氣。海波一揚。運途自絕。此寇患之不可知者也。倘歲歲之倖可徼。則滄海無盡藏之粟。猶可養面黃無人色之兵。苟漠漠之途難測。則底事付于東流。而浩嘆同于西柄。海運豈可恃。而浮海濟遼。豈爲戰守經久之長策哉。皇上爲

目前十數萬遼兵計不得不急餉爲急餉計不得不先恤東人蓋東人之苦海內所未嘗之苦也而東省之窮又海內所未有之窮也憫其艱危則當葆其性命軫其繁勞則當節其財力奪盤中之食而又加額外之賦民則何堪查東省荒田最多有五、六畝折一畝徵糧者今以畝計則六畝當加四分二厘此寧登之民所以亟亟而思寬也臣以爲登萊二府旣多任海運須免其續加之三厘五毫青濟分任海運則當免其三次加編之三厘以加值聊代其初編而以減澆沙寬其物力甘甜與辛辣相參民將樂于趨命此

減編之當議者也。東省錢糧原係隔年起徵。今歲所徵者四十七年之加編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兩有奇。乃本年新編應扣運過透支及援遼兵養贍家口銀共五萬七千五百一十四兩零所存不過十五萬八千六百餘兩耳。卽合通省舊遼餉與新編併算不過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耳。計米一石抵遼糴價脚價約費盈兩是六十萬石之運。須有六十萬金。而今歲額徵未及糴運之半。則京邊錢糧勢不得不扣留以充糴運。此扣解之當議者也。東省春熟爲麥。秋熟爲豆粟。南人食米。北人食麥。因土俗之所宜爲。

甘食之常性。今獨徵秋收之米豆。不用春收之二麥。秋成有限。運額難充。何不兼二麥收之。以從民便。此兼運之當議者也。山左一遇饑饉。米價如金。當以豐歲之有餘。備饉歲之不足。臣以爲一遇年豐。即當預糴。以爲明年轉運之地。然後海運不因荒而廢。遼兵不遇荒而餒。預糴必須多銀。多銀必須先發。此預備之當議者也。金復海蓋多膏壤。欲久守遼陽。必先屯四衛。今彼中地土多荒。防守未備。人以爲險而難犯。而臣密令海道差官偵之。絕無險阻。倘夷兵間道深入。則棄膏腴之地。而委積貯之區。遼陽之聲勢中闕。

立苦無糧。而登萊之禍害切身。自當罷運。則今日之
以重師圍守。大將營屯。春秋急耕農隙講武。似爲經
久之圖。可戰可守。此屯種之當議者也。夫建非常之
業者。必有預計之深心。成不世之功者。須有廣大之
局面。以天下之大。何有于登萊四郡。必屢責其加編
若當事者。執拘攣而責成效。臣無計以使窮民之不
逃。又何計以使海運之立就。誤運兼以誤遼。臣滋懼
矣。至于兼用麥以廣儲。多發銀以預糴。又事理之固
然而無俟于周諮博詢者。其海運船隻已奉 明旨
着該部嚴催報完。船不至則糧不可運。船不多則糧

不可多運船隻報完不早則糧不能早運此則非臣之責矣

附上閣部科乞減海運買犢公書

晉惟國之大事在遼遼之大事在餉當採焚之時詎顧焦頭爛額故海運自十萬石以加至三十萬而晉未敢爭也。去歲秋收畝無升合民間括粟如金然不得不多方轉糴以輸于海其有不足則出州縣積穀以濟之所以督成于羣有司者倍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搢其寧樂于多言哉惟是三齊之境民知陸而不知水萬難

覓船蓬桅皆無所出而操舫渡海者絕無其人青
濟一聞運事如投之陷阱其艱苦有不可勝言者
邇餉院差官往淮揚僱船以濟天津之運大約每
船及僱水手歲計數百金官爲拘繫船戶以銀無
所出差官踉蹌奔歸覓船之難如此運豈易言哉
爲召買之說者起于永平宋正郎其畧曰淮船赴
海口取麥豆者不下二百隻道府募其船運米于
遼經今一載殊無一商肯應募而出無他官募則
人有所疑畏而不敢惟有本地鄉官或富室大姓
招商募運不用官票催督只作平常交易使販遼

之利稍浮于販淮之利揚帆擊楫者不可勝計矣
餉院信其言傳諭登萊道出示招徠數月並無一
至世無知害而不知避之徭徭亦無愛珠而不愛
身之賈胡遼勢如此商其可致乎矧本地鄉紳可
能強之使招不用官票可能約之使集乎今日召
商遼左則其事權遼左諸公握之柰何以召買三
十萬豆併入山東總數聲影俱無何從捉摸頗聞
遼中米豆不乏則就近招買極爲省費是可以濟
轉運之窮者也東省爲海運首事筋骨無餘買牛
運役勢難兼辦從往歲大荒之後如沂州等處里

社半消有田無種。有種無牛。括何可得。假令牛盡田荒。則海運之粟益無所辦。倘彼中騾車既足。則牛隻可減。以此嘉惠東方。庶憔悴少蘇。亦以爲協供海運之地耳。至于益州套難。以泊船查訪甚悉。語具疏中。敬百叩以聞。

四川石柱司女官秦良玉率兵三千援遼。所過無犯。至通州。偶與浙江相觸。格鬪地方官。諭解旋止。○大同援遼遊擊焦垣統兵四千。行至懷安。因家人搶騎馬匹。各軍控弦露刃。將領兵官被圍。搜捨衣物。○兵科薛鳳翔奏延緩發兵之日。哭聲震天。通昌已到之。

魏

兵不竣終日皆逃○經畧奏山西援遼總兵楊宗業
人馬一無銀給有縊死且逃者保定援兵不肯出關
畏奴如虎又聞援遼寧夏總兵張萬邦師行無律併
叅將莊蒞民下馮繼成柴祿袁文壽趙旗鼓等在薊
門路上搶擄財物姦淫良婦市集一空井徑道報定
襄兵搶掠傷人幾醮大變岢嵐之兵與冀南之兵經
過真定忽起相殺領兵官逃遁無踪獲鹿已殺傷人
命真定北關屋瓦皆無是時援兵逃者湖廣領兵都
司劉廷藩知州田萬年原領四千人到關止七百六
名延綏將官袁大有領兵一千逃七八百名李愈茂

兵逃二百八十名保靖司兵逃二千餘名副將劉光祚所領毛兵逃六百名援兵之逃援兵之擾此其大畧云。

廷弼疏稱遼陽城中獨一經畧卧理軍務請問皇
上要遼東否再問朝臣要遼東否如要遼東柰何屢
屢推補各道漠然罔聞也兩月以來賊屯大衆數萬
于關上不動惟日以二三千騎時出時沒擾我疲我
頃見遼陽有備漸掠而南沿邊撥夜及一二子遺村
屯往往被掠亟圖防守奉集而清襲寬鎮又紛紛以
零掠見報蓋賊欲誘我往南遠抹而渠得併力于北

圖我遼瀋也

巡按陳王庭題廷弼初至厚集力兵團結遼城六七十里外分營列陣築堤浚濠併力防守由秋至春未聞虜騎入犯首夏草青馬壯恐賊圖濟之謀兢兢未已也遂分馬步軍四萬俾總兵柴國柱李懷信賀世賢領駐瀋陽留監軍邢慎言固守其地相機築守旬日之間布置粗定而遼陽止遺步兵二萬馬兵數千兵力已竭又謂奉集爲賊入要路復以柴國柱領兵萬衆屯割其間而以監軍道高出同彼料理而道臣無一人在矣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贊畫爲監軍道

調取
天下
各行

新添置金復道皆救時急務何閣部大臣竟不推不補也

經畧熊廷弼疏稱自奴犯順以來我將吏自總兵而下副叅遊都備守中軍千把總等死于清死于開與鐵者凡五六百員而降賊者又不啻以百數計今無主殘兵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收拾一處無將領統率勢不得不調之各鎮今據道將各舉所知及職再加挑選訪得神樞營右副將江應詔等并各鎮各省共九十三人列名上請乞 勅部調取來遼聽職分配兵馬隨才委任仍各帶家丁前來應用不勝感激○

兵部奏總計調募水陸土漢兵丁一十八萬未到期者勒限督催調取將領一百一員內陳九思沈繼業託病規避革去職銜永不叙用

五月王在晉題淮船免起運云國朝自永樂十三年罷海運而人不習海久矣嘉靖中從山東撫臣梁夢龍之議撥近地漕糧入海運止十二萬石耳隆慶間從總漕王宗沐之議撥淮大十四衛海運運止二萬石耳然皆旋運旋罷海之不可嘗試明甚今議山東一省海輸六十萬合天下之力所不能爲者獨令陳省爲之覓船則桂蘭其柁羅買則珠玉其粒役

使則魚鱉其民日泣鮫人之淚而徼海若之靈肝腸
塗地不遑顧恤其視遼人之有米不運有牛不養捧
腹張口以待東人之推食束手裹足以待東人之殺
運勞逸蓋天淵矣東人苦無卸身之法捉生替死如
被焚遭溺各救自身之性命此時安有餘力急人之
急故齊自爲齊淮自爲淮淮糧三十萬數且定矣安
得有一半由海一半從膠起陸之說乎夫一船可行
則千百船皆可行一船惜糧惜命則千百船皆惜糧
惜命一半旣由海抵遼則海道通行無礙矣此一半
者又何舍通行無礙之海而必勞人以搬運也且由

膠從陸至昌邑。淮河入海，必准人先艤舟，淮河以待
運則可。不知淮船至昌邑，舍成山，何途之適從。彼既
有船可抵昌邑，則何不載米以往。若以空船泛成山，
抵昌邑以接運，則虛舟之飄搖，不如滿載之安穩。臣
曾徧歷膠萊沿海之境，有數里無人煙，三十里無民
居者，間有草房，土屋，不過三五舍，村集不過十餘舍。
設使起米于膠，膠必多造倉廩，沿途腰站，必多設安
頓之所。計費甚鉅。膠至昌邑三百里，昌邑至海口尚
遙，在在堆積，粒米狼戾。淮河海口既無天造地設之
船，則露積於灘，若潮之間，水輪陸運，前臨無地，且

二三百里之程。必須脚力。恐遼陽之買牛雇車未竣。而膠昌之輪蹄。又紛紛滋擾矣。臣一一咨訪。遍詢海運程途。膠爲南海萊爲北海。膠州即墨之運船。必由成山去。歲揚帆無恙矣。今歲諸城日照等船。亦必由成山日照夾倉口抵成山頭。計程已二千八百餘里。且不難衝礁冒險。以期必濟。矧淮船至南海僅五百里。而憂跋涉耶。若謂成山險而可慮。則膠即諸日之船。先須陸運。豈東省之糧不起陸。而淮糧乃起陸耶。東省之船可渡成山。而淮船獨不可渡耶。山東最苦無船。以淮船助登州。不能越成山而飛渡。若從陸起。

運淮船仍復回淮不惟無濟于登萊而且益甚膠萊之擾。山東運事必因此就閣。世未有舍可行之海道就難行之陸路。耗有用之金錢爲無益之經費。置緊用之米粟從紆緩之搬運者。從膠起陸之說。臣前疏已折其難行。非至今始有異議也。軍國大事須博訪以窮其源。委虛心以求其利害。居中之懸斷必當採外來之見聞。欲復遮洋例用官軍押運。以二百年來未習海之軍。一聞點運勢必驚惶逃竄。河運已苦無軍。海運安能強致。驅而之海。非逃則死。未必濟遼左之饑。而先壞漕運之法。夫漕運者國之所恃爲

安危者也。漕事關係甚大。臣等不惜爲越俎之言。無已。惟有多雇造往膠糴販之船。多招募淮膠習海之人。厚其價值。領運駕船。徑渡成山。抵遼交割。彼旣熟嘗海道。久歷波濤。隨船什物精堅。舵梢人等慣習。朝夕辨風雲之色。島嶼識險阻之宜。且淮船之輕捷。愈于遮洋之遲鈍。于運務或有濟焉。乞勅部轉行總漕衙門募造淮船。裝載遼餉。照青萊船幫徑渡成山。抵遼交納施行。

疏入前議遂寢

遼事實錄卷之二

終